

## 舐犢之念

### 南方壺

今晨下著雨，昨晚走路回家，車留在學校。今早有沒有辦法走路到校呢？約 8 點鐘，似乎沒什麼雨，趕緊出門。女兒現在在做什麼呢？她昨晚約 10 點抵達普渡，並住進宿舍。從前天下午約 4 點 50 分出門，花了 29 小時抵目的地。一路平安，真是謝天謝地。台灣與普渡在夏令時間，時差 12 小時，現在是那兒晚上 8 點，會不會在睡覺呢？忍不住撥個電話給她，沒人接。過一會兒她回電，果然是在睡覺，大概累壞了。她已去過系上找老師，也註冊了。還蠻能幹的。只是這時下起傾盆大雨，撐著傘聽不太清楚。我跟女兒說等我進了 7-11 再打給她。

到了學校，又發了一封 e-mail 給女兒。剛才在電話中，女兒告訴我老師給她關於修課的建議，跟去之前的規畫有些不同。我要她問問那兒的舊生，想讓她自己決定，並未給她出主意。結果還是忍不住寫封長信。

我心情是矛盾的。一方面希望女兒能勇闖天涯路，自行解決各種問題，並在國外練出一身好武功。一方面却又覺得為什麼讓她這麼早離開我們？還讓她自己一人去，且不設法安排人接她。

心在南方

女兒小時候對我們很依戀，對情感也很難割捨。她唸幼稚園時，有回園方舉辦一在澄清湖的露營活動，她自己便決定不報名參加，因她知道我們不會去，所以她也不想去，否則去了就不能跟我們睡。4歲時她跟我們去參加一在蕙蓀林場舉行的研討會，在那裡跟一國外回來教授的兒子相處幾天，分開時難過極了。7歲時，從旗津坐渡輪到鼓山，她那隻心愛的娃娃掉進海裡，真是傷心疾首。足足有一個月，坐在那兒想著想著便掉下淚來。那時我們常希望她能獨立些，堅強些。如今她既獨立又堅強，我不是該很高興嗎？

兩年前女兒去加州修課，起先她仍想帶那個平常出國旅遊的箱子，我說太小了，這回可是要去6星期呢。要她拿一個大些的。但這次遠行，家裡的箱子都不夠大，我們去買一特大的，箱重便達8公斤。因要轉機及搭巴士，到普渡下了巴士，還得拖著行李走到宿舍，所以不想讓她帶太多件行李。有些書及衣物，包含一10人份的電鍋，都先用海運寄去了，寄了三箱共40.3公斤。還用航空寄了一小箱6公斤多的書。到機場交寄的那件行李有31.7公斤，箱子實在太重了。途中有時要提上提下，內人還說希望能碰到善心人士，幫她一下。前幾天，我要女兒將房間收一收，有些筆記，日記等，整裡好一箱箱放到書房書櫃中。衣櫃也清一清，還清出一些有趣的東西，包括幼稚園時的圍兜。我拿了幾個已不太用的皮箱，要她把已不想要的衣服拿去回收，想留下的裝箱。共裝了4箱。我說將來你結婚時，一提便走，有些衣服可給你女兒穿。從小我們經常跟她開有關結婚的玩笑。

心在南方

過去女兒的離家，我雖然不捨，但總覺得那不過是外出，只是長短之別。這裡是她的家，她就是會回來。出外若吃苦，也都是短暫的，家是她的避風港，回來就好。此次她的離家，我却覺得這次不再只是一外出而已。寄了這麼多東西，還清房間，一付她以後回來只是短暫的。而且路途如此遙遠，不論遇到多大風浪，她已無法再輕易回到家這個避風港了。她必須儘量自己去乘風破浪，或找到更近的避風港。

女兒啊！心愛的女兒！以前爸爸思念時只要哼哼歌便好：

春去秋來，歲月匆匆，往事如煙如夢。

小橋流水，景色依舊，人兒卻無影無蹤。

但這次卻是這麼地難。(96.08.11)